

近几年来,全国各地医疗纠纷案件多发,医患关系较为紧张,承担救死扶伤职责的白衣天使不时成为暴力伤害的对象,如何缓解目前紧绷的医患关系,成为医疗改革的一个难点。

将医患矛盾化解在萌芽中

讲述人:孙伟(化名,济宁医生)
记录人:本报记者 李倩

我从1990年做医生,不知不觉已经24年了,尤其是这几年更是有痛有乐,但乐始终还是大于痛的。在医患日趋紧张的背景下,我对于医生这个职业依然热爱。受家庭影响,儿子对我也十分理解,写作文也时常提到对父母的崇拜,父母如何辛苦地加班,父亲的病人如何多,这些都让我感觉很幸福。

急诊科多是急症病人,一点闪失,医患矛盾就可能一触即发。我做急诊科主任时体会

很深,有次值夜班,几乎是同时来了3个急症病人,一个腹泻的,一个酒精中毒醉酒的,一个农药中毒的。从医生职业的角度说,肯定要先处理农药中毒的患者。但当时酒精中毒的患者不愿意了,上来一拳头打到我胸口上。当时我顾不上思考,一下就抱住了他,压制自己情绪,劝他多理解先休息,因为农药中毒带来的伤害可能是致命的。在一旁的腹泻患者很理解。就这样,处理完农药中毒的患者,赶紧看酒精中毒的,随后是腹泻患者。

我干过很多科室,让我体

会很深的是医生除了多思考业务,还要更多关注患者切身感受。我的很多病人,都是服务了三代人,不少都成为了朋友。

时下,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,不少医生发出不愿意让孩子学医的声音,其实这也是不对的。我期望医患双方能回归理性,希望社会重塑医生白衣天使的形象;期望多点执业尽早放开,让医生合理合法地获得尊严和收入;期望对药品改革,从源头对药品合理定价;期望媒体能客观报道,政府能完善法律,通过司法援助,将更多医患极端矛盾化解在萌芽中。

期待看病不用挤大医院

追梦人:韩伟杰(济宁市民)
记录人:本报记者 李倩

我爷爷今年93岁了,3年前做过一次手术后,几乎每年都要在医院住上几天。最近一段时间,因为病情加重,老人在县级人民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后,又转到济宁第一人民医院治疗。

去大医院看病,都是从等开始的,门诊挂号要等,检查要等,办理住院也要等。等了一周时间,考虑到我爷爷年龄太大,医护人员帮忙协调住进了病房,这才算住进了医院。

住院期间,从早到晚,护士

们一遍遍来换药、量体温、测血压,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大家都能看得见。

相比不断出现的护士,不少住院患者都有疑问,除了早晚查房,其他时间好像见不到医生。医生去哪了?门诊还是手术室?一个科室20多位住院患者,多则只有七八位医生,还有门诊和手术室,可以想象,医生花费在每位患者身上的时间都不多。但患者似乎都有着同样的心情,希望医生能多点时间,把自己的疑问都解开。即便是平常的两句鼓励和安慰,也能让患者的心情舒缓不少。于是乎,“让大夫多上上心”成了不

少患者找熟人、托关系的根本原因。

在实际与医生的接触中,每位医生也都是尽心尽责。但集中到省、市的大医院,可能医生面对的患者确实太多,能够分配到每位患者身上的时间就更少了。这其中,确实有患者希望去大医院,找好医生的心理原因,但优质医疗资源集中、医生与患者配比不均衡更直接造成了大医院看病难的问题。

优质医疗资源如果能够更全面覆盖,老百姓在家门口能够得到硬件和软件都好的医疗,也就不需要挤破头到大医院去看专家了。

干好工作经营好家



刘运智

追梦人:刘运智
记录人:本报记者 李倩

“希望2015年工作再上一个档次,还有就是要结婚!”说起新年愿望,我能不假思索地说出好几个。我女朋友是医院的护士,我家是梁山的,她家是鱼台的。

我学的是针灸推拿专业,毕业后在济南一家整脊医院工作了一年多,又考回济宁老家。现在济宁市中医药预防保健中心从事技师工作,这里服务的对象叫顾客,有时自己也被称为服务员。这些身份的称谓,有时也会让26岁的我觉得尴尬,但这里每天早中晚7小时工作制,带来相对自由的时间,我算是比较满意的。

2015年选派我去济南进修,希望回来后自己各方面都能提高一个档次。同去医院治疗的患者相比,保健中心更多的是亚健康人群,很多技师都很年轻,也苦恼于缺乏学习的机会,显然,因此,我会加倍珍惜这次学习机会。我也希望,自己能做出些名堂,干好工作,经营好自己的小家。

过年去韩国玩儿



任宝珍

追梦人:任宝珍
记录人:本报记者 王皇
实习生 李若琳
采访地点:济南历下大润发附近

我希望全家2015年还像2014年一样健康幸福。现在,我和老伴一起过,我72岁,老伴78岁,对我们老年人来说,健康非常重要。现在我坚持每天运动2小时,在小区楼前广场跳舞。每天和姐妹邻居一起出来买菜,家里也没有什么活要做,我会继续坚持锻炼,保持健康和好的心态。

儿子女儿都已成家,孙女和外孙女也都十多岁了,孩子们都非常孝顺。我和老伴每人每月都有两三千元的退休工资,这些钱都够花。

我的孩子在旅行社工作,我又特别喜欢旅游,所以过年也已经安排到海南和韩国玩。不只是年轻人兴旅游过年,我们老年人也一样喜欢。今年我就已经去过了香港、澳门和新加坡。

过年的年夜饭也已经订好了,不用我们两口操心,我们一大家子一起到饭店里吃,只要全家人都在一起,和和美美的我就很满足了。

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,在利益诉求多元化、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,如何确保国家治理的一切原则都以法律为依据,保障人民平等、幸福、有尊严地生活,法律工作者和普通公民对此有什么期待?

希望法援条例不断完善

追梦人:韩英选(滨州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主任)
记录人:本报记者 王丽娜

我从2002年1月份在法律援助中心工作,至今已有13年,亲身经历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历程。

记得2002年时,好多人还不知道有法律援助这一说法,更不知道有这一职能机构,多数来寻求法律援助的人是因为想打官司但交不起律师代理费,才被介绍到法律援助中心,

滨州市一年才受理百十件法律援助案件,涉及赡养、抚养和劳动报酬等,由于政府给予律师的办案补贴不高,律师的办案积极性也不高。

随着法律宣传的增多,寻求法律援助的人数明显上升,这几年的案件数平均每年增长20%。现在,滨州市一年的法律援助案件有3000多件。

我们法律援助中心近几年一直在滨州市开展“老年人法律援助月”活动,从中发现,老年人普遍关注的遗产继承、老

年人养老金及社保低待遇等方面的问题占咨询总数的70%。记得在经济开发区开展活动时,现场就受理了3件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。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以前,老人或许就默默承受了,如今,他们的维权意识增强了,我们也能感受到自己工作的成果和国家法治进程的进步。

谈到对以后的期待,我觉得现在实行的《法律援助条例》已有多年,希望能根据时代的变化,不断补充和完善这一条例。

让百姓打官司更容易

追梦人:李国兵
记录人:本报记者 任志方

两三年前,我接到小舅的电话,他因为和邻居住房相邻、耕地相邻,多年来一直磕磕绊绊。觉得受了气的小舅打电话给我,想向我这个学过法律的外甥讨个主意。我思来想去,给小舅说:“小舅,打官司不容易,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,都是乡亲邻居,有么事好说好商量,退一步海阔天空,让让就过去啦!

我学过法律,这么给您说,您可别觉得我无能,白上学啦!”

学了7年法律的我,为什么不愿意打官司呢?因为我觉得,老话说得好,“打一场官司记一辈子仇”,没什么大事,谁也不愿意去“见官”。

打官司不仅需要收集整理提交各种各样的证据,还有冗长繁杂的诉讼程序,简单的三两个月完事,长的能拖个半年。老百姓天天忙着混饭吃,谁有时间和精力天天往法院跑

呢?再说了,同学朋友乡里乡亲都是熟人熟脸,人情社会里平时谁也不会拉下脸,什么事都得白纸黑字写下来。如此一来,到了打官司的时候,哪里有什么证据?

程序繁执行难,成了老百姓打官司的拦路虎。希望能借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,推动法治建设更上一个台阶,让老百姓打官司更容易,更愿意到法院里评理找寻公平正义,更愿意信法不再信“访”。

齐鲁晚报 跨年特别报道
有戏
新常态 有温度
[给未来的自己]

